

辩证人生

传道书之（三）4:1-5:20

引子、这就是「人生」

讲完传道书一至三章后，其实，传道书的「主旨」已经讲完了，不外乎是一个「双重认定」加上一个「双重安分」：

第一重「认定」是认定「日光之下」的人生是「虚空的虚空」的真相，明白到人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「挣扎」或「努力」来打破这个他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无法「抓稳」和「留住」的宿命。第二重「认定」是认定「日光之上」那个「总有上帝在」的真理，明白到人无法解决甚至解释的世事，在「上帝」那里，总有非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解决或解释，而且那个解决或解释，总是最美好、最善良的。这就是「双重认定」。

至于「双重安分」，第一重「安分」是明白「日光之下」你不过是个「凡人」，不可能参透和改变上帝超然的旨意，有时甚至与「禽兽」无大分别，所以就不要强求，「有得你吃就吃」，「有得你做就做」，「活在当下」，不要问长问短，不要思前想后。第二重「安分」是你又要知道「日光之上」有上帝在，祂造你造得不只是一只「禽兽」，祂对你总有更高「规格」的要求，故此，你又必要行善和敬虔度日。大家若然心清眼利，就会知道这个「主旨」（结论）会一直带到第十二章的结笔。这就是「双重安分」。

总结两者，差不多就等于全书的主旨：「通古今而知绝望，达上下以处安然」。可见，传道书的结论到第三章的结束不是「呼之欲出」，而是根本就「出」了。可以说，传道书其实只要首三章就够了，或者「直接跳到」第十二章的总结去就可以收笔了。

为甚么讲完又讲？

问题是，既然花三章已经讲得完全书的「主旨」（结论），为甚还要讲下去呢？而且，大家细心看看第四章之后讲些甚么——

^{4:7} 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：⁸ 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：「我劳碌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」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.....

^{5:13}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，反害自己。¹⁴ 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；.....¹⁶ 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甚么益处呢？.....

^{6:1}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² 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来吃用。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.....

大家只要靠点「直觉」就可以看得出，传道者不断地「讲返转头」，不但如此，前三章讲得倒还有些「气势」和「布局」，但是下文，却越讲越不成片断，越讲越琐琐碎碎，都是些零零散散、重重复复、可有可无的「格言」或「例子」。实质内容上没有增加一点，但原本的结构和布局就给破坏无遗了，而全书的主旨更给这样的「拖泥带水」，搞到无以为继，有气无力。——为甚么呢？

大家不可不知，传道书之所以一直被轻忽或否定，主因之一是有「**两宗罪**」，就是它有两个最令人「看不过眼」或者「看不明白」的地方：

第一「宗罪」是传道书**在教导上「反复无常」**——它一时大唱「人生虚空绝望」，一时又说一切都有上帝的「美意」；一时说享乐「无益」，一时又说享乐是人当得之「分」；一时叫你过「敬虔」的生活，一时又教你要好好「吃喝快乐」；一时说人只不过是「兽」，一时又指出人不只是「兽」……真是前言不对后语、矛盾重重。第二「宗罪」是传道书**在文字上「反复有常」**——传道者却又不厌其烦，将「无常」这个主题要旨用不同而其实差不多的事例或论证反复讲述，没完没了，噜苏冗赘，把本来三章就讲得完的事理「演」成十二章之长。总而言之，传道书的「**反复无常**」得失了最讲究有板有眼的「信仰高手」，「**反复有常**」又开罪了最怕沉闷重复的「信仰低手」，结果，传道书就里外不是人，头头不讨好了。

然而，这才是「信仰」！

真实的人生，从来都是一言难尽、**反复无常**的，所以对应于真实人生的真理，也必然是一言难尽、反复无常的。当中可以看到的，是传道者的「大智能」（是他如实参悟出来的「人生信仰」，而不是躲在办公室里「研究」出来的「伪神学」），是传道者的「大悲情」（是他体察亦体贴人生疾苦，不忍心说出那些假、大、空的「伪神学」）。人生是**反复无常**的，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真相，稍稍自欺，你就永远无法进入真正的「信仰殿堂」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「心灵诚实」，就是这个「不要自欺」的意思。

不过，传道者的大智能与大悲情却不止于此，因为他深深知道**反复无常**的「**道理**」虽然已经说完了，连「结论」都一清二楚了，但是芸芸众生仍不可能「离地半寸」地「**生活**」，他们仍必要「**如常**地生活在这个**无常**的世界里」。传道者不忍心将苍生遗弃在那些「神圣伟大的理论」里，于是，他又带我们从理论「返回」现实，**反复有常**地再三申述人世间**反复无常**的真相，还深入到更加细碎的人间事务里头。这是何等体贴的真神学！

以为拿着一个四平八稳的「神学结论」就可以大杀四方、通行无阻，是只有那些躲在办公室里做「研究」的人士才可以想得出来的。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，对应于真实人生的真实信仰也绝不可能是这样。所以，真信仰必定有某种如影随形的「**辩证**」性质。

甚么是「辩证的信仰」？

这里「**辩证**」这个字眼不很好，好象很高深，怕会吓倒大家，我绝无此意，但一时间想不出更稳当的用语，就将就用。事实也不深奥，「辩证」的字面意思不过是「**辩论**」或者「**论**

证」，大意是通过对话 / 对质或者个人反复思考的方式，让事理更加清楚分明的一种手段而已，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「反复」一义。简单说，**希望透过某种「反复」的方式来得到或接近「真理」，这就是「辩证」的最高目的**。说来高深，其实显浅。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：

第一个例子是「**翻揭书页**」——当要按着页码翻开某本书的某页时，譬如第 380 页，我相信极少人会由第一页翻下去，然后逐页翻一直翻到第 380 页。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一下子就翻到某个「估计」的页数，譬如 410 页，发现翻过了头，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翻回来，譬如 355 页，发现又翻过了头，于是又再朝相反的方向再翻回去……如此「反复」大概五至六遍，就可以准确翻到所要求的那页。这种透过多次「反复」来「接近目标」的方法，其实就是「辩证」的一种。

第二个例子是「**走平衡木**」——上面「翻揭书页」的例子说的「反复」是有一条公式的，就是「反复」的幅度会越来越小，直到准确翻到所要的页数，就不再「反复」了。但是这个「走平衡木」的例子却有点不同了：为了「保持平衡」走毕全程，你不单只不能够「动也不动」地走，事实上，正正为了「保持平衡」，你的身体必要「反复」左右摆动，而且，你也不可能「摆」到某一个阶段就取得所谓「绝对平衡」，可以不用再「反复」左右摆动而一直走到尾。总之，你一定要「**坚持反复，直到最后**」。这种是更加彻底的「辩证」。基督信仰所要求我们的也是这种「辩证」——「**坚持反复，直到最后**」。

弟兄姊妹，别以为「一成不变」就叫做「坚持信仰」，那是胡说八道。事实上，你若真心实意想坚持所信，倒要更加懂得「随机应变」，晓得像「**走平衡木**」那样动态地保持平衡。记得吗？主耶稣教我们「**灵巧像蛇，纯良如鸽**」，正正就是这个意思！事实上，做「人」已经很不容易，做基督徒就更加艰难，因为他「神不似神」、「兽不像兽」、「上不到天」、「下不着地」，「盼望天国」，又要「活在人间」，真是「苦不堪言」。传道者以他的大智能和大悲情写成传道书，就是为了指出一条「**辩证于两下之间**」的「生路」。如何「辩证」请看下文。其实「大路」我已经讲完了，以下的释经，我会「大而化之」，大家心领神会就可以了。

一、非福非祸——辩证于幸福与祸患之间

传道者第一样教我们必需懂得「辩证」应对的，就是常人视为最重要的「生死祸福」：

^{4:1} 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。看哪，受欺压的流泪，且无人安慰；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

日光之下，人总是**乐生厌死、喜福恨祸**的，生死祸福似乎是界限分明的，但传道者却教导我们，要把世事看得「动态」一些、「辩证」一些。譬如「**受人欺压的**」惨么？应该是吧；但「**欺压人的**」就不惨么？也不见得呀，因为他们都「**无人安慰**」，都没有谁能真正「谅解同情」他们的处境。引而伸之，日光之下，没钱没有朋友，但有钱有的不过「**酒肉朋友**」，终归都是没有朋友。没钱的一生担心没钱，有钱的一生担心自己的钱。还有，打工的辛苦，做老板的何尝安乐？没结婚的孤独，结了婚的可能更孤独；没儿女的忧心自己的晚年，有儿女的连儿女的晚年都要忧心。总之，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，但究竟是祸是福，谁幸谁不幸，真是一言难尽，说也说不清楚。所以，又何必执着于祸福的「界线」呢？

不但如此，传道者更推到极限，指出「生」焉知非祸？「死」又焉知非福？

^{4:2} 因此，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，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。³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，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

留意，传道者不是极端到要我们「厌世」，更没有叫你去轻生自杀。传道者的真义是叫你看得「开」些、看得「化」些，晓得动态地看待人间世事，不要太过「死心眼」，以为生一定就是福，死一定就是祸。还记得吗？「生有时，死有时」，生得其时，死得其时，都可以是福；生不得其时，死不得其时，都可以是祸。正是世事难料、祸福无端，于是传道者就教我们一条「辩证」于生死祸福之间的「中间路线」：

^{4:4}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⁵ 愚昧人抱着手，吃自己的肉。⁶ 满了一把，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，劳碌捕风。

这条「辩证之路」的奥秘，简单说，就是无论做甚么事情都要「知足知止」、都要「**洽到好处**」。譬如工作太勤力有成就而招人妒忌（即「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」），工作太闲懒而坐食山崩（即「愚昧人抱着手，吃自己的肉」），都不是好的，因为都不能够「**洽到好处**」。原来，生、死、祸、福的「好坏」不是「必然」的，生与福不必然就是好，死与祸也不必然就是坏。秘诀是只要「洽到好处」、「知足适量」、「有时有候」、「知进知退」，一切都是「好」的；反之，不管是甚么，工作也好，享乐也好，若是「没时没候」、「过份超额」，都可以是「坏」的。

其实道理十分显浅，大家只要用心细想，就会知道人生里许多痛苦，并不是来自甚么「少福多祸」，而是来自「**过度追求幸福（生存）**」和「**过分逃避不幸（死亡）**」的无知和狂妄，以致一辈子都活在患得患失之中。人生世上，我们必要懂得走这条「**辩证于生死祸福之间**」的路线。说得再浅白一点，就是不要去妄求得福（生），但也不要强求避祸（死），因为人生总是有福有祸，有生有死，求无可求，避无可避，从容处于两下之间，顺其自然，倒可以活得更加快乐自在一些。

二、非群非独——辩证于合群与孤独之间

上述论到的「**辩证于生死祸福**」之间的路，其实是个「**总纲**」，下文则分别细述各种更具体细致的情况。其一是「合群与孤独」的问题：

^{4:7} 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：⁸ 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：「我劳碌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」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

我们看到，传道者的意见似乎是认为人「**孤单无二**」是人类的不幸的一个主要根由。接着他还进一步从正面讲述「合群」的种种好处：

^{4:9}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¹⁰ 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¹¹ 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¹²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；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

之后，传道者再以一个「年老不肯纳谏（即不合群）的愚昧王」与「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他（即合群）的少年人」的相反结局，来引证「合群」好于「孤独」：

^{4:13} 贫穷而有智能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¹⁴ 这人是从小监牢中出来作王，在他国中，生来原是贫穷的。¹⁵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

不过，接下来，传道者又「反复」过来，说出「合群」也未必就一定有好结果：

^{4:16}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；**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**。这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

原来，那个曾经聚集众人、领导群众，得百姓拥戴的「少年王」的最后下场，竟与那个不合群的「老王」的下场，终归并没有两样，就是都是被人厌弃，都落得同样的孤独——孤僻的孤独，合群的到头来也是孤独。分别的只是表面，相同的才是根本。

当然，传道者不是鼓励我们要孤僻、要孤独，凡事都不要合群。大路讲，日光之下，为「生存」计，传道者其实清楚表明了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」的「**一般道理**」，不过，世事往往出乎意外，并不「一般」，所以我们也要看得「通」一些、「化」一些。就如上文提到的看待祸福生死的态度一样，不要死心眼以为「合群」就万无一失，「跟大队」或「带大队」就绝对安全。记得，传道者在第三章已经讲过了：「**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**」，正所谓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」，轻视人际关系固然不好，但太执着于某一个关系，却也是不相宜的。缘来缘去，聚散有时，顺其自然，甚至必要时自甘寂寞，「**辩证于孤独与合群之间**」，才可以活得更加适心自在。

三、非凡非圣——辩证于凡俗与神圣之间

传道者接着说到的是辩证于「凡俗与神圣」之间的道理，就是我们当然要行善、要敬畏，要心存上帝，不可造次，但与之同时，我们又千万不要「**懒虔诚**」以至弄巧反拙：

^{5:1} 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；因为近前听，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
² 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；因为上帝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³ 事务多，就令人做梦；言语多，就显出愚昧。⁴ 你向上帝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

当知道，就连「敬虔」也应该是「**量力而为**」、「**适可而止**」的。一天到晚发着那些「无厘头誓愿」，譬如「明年要参选教会执事」、「后年要辞工读神学」、「大后年要去非洲宣教」，事实

上，讲的是「属灵事」，满心却是「世俗的雄心」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你或者以为，「许愿不还」当然不好，但我若许下许多愿而个个都能兑现，不是很好吗？坦白说，传道者不认为你有这个本事。人生世上，你必须先尽上本身的许多责任，才好奢谈甚么「属灵誓愿」。大家明白，有父母，有家室、有工作，还有数不清的社会及人伦责任，单单照顾这几样，「做得好」已经非常不容易，甚至不可能，还发甚么「无厘头誓愿」呢？所谓「全职事奉」，其实是「奢侈」得不得了的一回事。（所以我绝不鼓励人走我这条「逼不得已」的路。）

真「敬虔」是先好好尽你的人间责任（即「**安分**」，这是传道书里极为重要的主题），尤其是对父母和儿女，「行有余力」才去发那些「誓愿」吧！记得，在你的「行事历」里填满一大堆「宗教事务」，不管你是否「做到」，也与真正的「敬虔」全无关系。而且，不自量力地搞作一大堆「宗教行为」，不但不属灵，更是百分百「**属肉体**」的罪行。不信？有经文为证：

^{5:5} 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⁶ 不可任你的口使**肉体犯罪**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⁷ 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上帝。

我多处说过，「懒虔诚」比「不虔诚」更有罪和可怕，因为它将人的「欲心」包装为「虔诚」来自欺欺人。人当然应当敬虔，但真敬虔的根本是**顺服听命**，而顺服听命必须先体现于你尽忠于各种人间责任——因为这一切身份，譬如父子、夫妇、主仆，看似「**凡俗**」，其实都是上帝安排给你的「份」，既出于祂的作为——就都是「**神圣**」的了。总而言之，圣俗之间的分野不在形式，而在它的源头与你的本心。因此，宗教事务不必然是「圣」的，人间事务也不必然是「俗」的。你若能懂得持守这个「**辩证于神圣与凡俗之间**」的迂回道理，不强执于其中一端，就能够又活在人间，又心存天上。

四、非贫非富——辩证于贫穷与富足之间

传道者接着说到辩证于「贫穷与富足」之间的道理。首先，传道者非常诚实地讲出「**人穷被人欺**」的人间现实：

^{5:8} 你若在一省之中**见穷人受欺压**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……

不过，传道者却又不赞成为使「穷人」翻身，就要「打倒富人或皇帝」的想法：

（你）……不要因此诧异；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**监察**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⁹ 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

传道者指出在上有权位的人不一定是「为富不仁」的，会有「**一位高过居高位的**」（即官长）在「**监察**」，制止地方豪强干出「过度的暴行」，若这一级官员做不到，「**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**」，即还有更高、更高级的官员来审理过问。至于「**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**」一句有点费解，但按上文推断，最可能的解释，是在人间最高还可以上诉到「君王」那里去，因为君王也要「吃饭」（受上帝和百姓供养），总不可以白吃不干，完全不管民间疾苦。当然，对应于传道书的整体信息，还有一位「最高的上帝」在上头「**监控**」着一切，不在话下。

说这么多，传道者其实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我们不要「绝对化」贫穷与富足：世俗主义贪财好利固然可憎可鄙，但太过愤世疾俗，一定要「打倒有钱人」也不见得就是办法。不过，传道者也不是「各打五十大板」了事，他压倒性的讲论，仍然是针对贪心不足的人间丑态：

^{5:10} 贪爱银子的，不因得银子知足；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这也是虚空。¹¹ 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甚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！¹²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；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¹³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，反害自己。¹⁴ 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；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¹⁵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；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¹⁶ 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甚么益处呢？¹⁷ 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呕气。

贪多务得，但到头来连吃顿好饭的胃口、睡个好觉的心情都没有，总之是「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」，完全是枉费一场，这是传道者对「富人」的大讥讽。当然，传道者一仍旧贯，不会一句讲尽，而是「反复」辩证于「贫富」之间：

^{5:18}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分。¹⁹ 上帝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分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上帝的恩赐。²⁰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上帝应他的心使他喜乐。

传道者绝对没有「发达有罪」、「享乐是罪」的观念。传道者不像「资 x 主义」那样俗不可耐地「歌颂财富」，也不像「共 x 主义」那样矫情造作地「赞美贫穷」。传道者却是很人性，很有人情味地阐述「辩证于贫穷与富足之间」的道理，教我们或富足、或贫贱，都应当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。记得，传道者从来不反对财富、享乐等「人间之爱」本身，他反对的，是人贪多务得妄求强求的愚昧无知。总之，「过度」才是传道者所根本反对的，正如他连「过度的虔诚」（懒虔诚）也反对一样。相似的道理前前后后讲了不知多少遍，不再细解下去了。

结语、活下去，也信下去！

弟兄姊妹，看到吗？传道者给我们的就是这样「灵活」、「变通」的信仰，能够反复辩证地「来回」于两极之间——在生存与死亡、幸福与不幸、合群与孤独、凡俗与神圣、贫穷与富足之间，不死执于其中一端，而能动态地应对，从容地面对人生和信仰的种种。但要记得，传道者绝不是为「灵活」而「灵活」、为「变通」而「变通」，他所求的，是我们能借着「坚持反复，直到最后」这个微妙的真理，好好地活下去，也好好地信下去。

至此，传道书的主旨应该扩充为以下四句：「通古今而知绝望，达上下以处安然；忽前后而识进退，常左右以应无常。」反复变化于前后左右，这就是「灵活」、「变通」。当然，万「变」不可离其「宗」，不变的，是为天国「留种」的终极目的，可变的，是为天国「留种」的权宜方式。至于变与不变之间，如何能够反复辩证「动态平衡」地走毕信仰人生的全程，传道者还有话说，请留意下一篇的信息：《从一极到两行》。